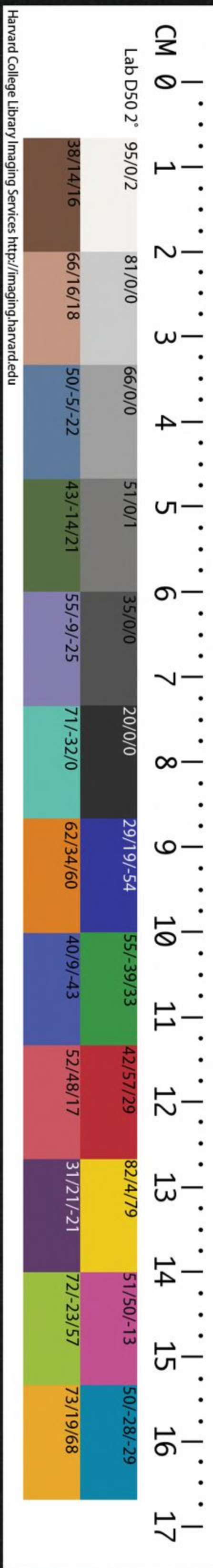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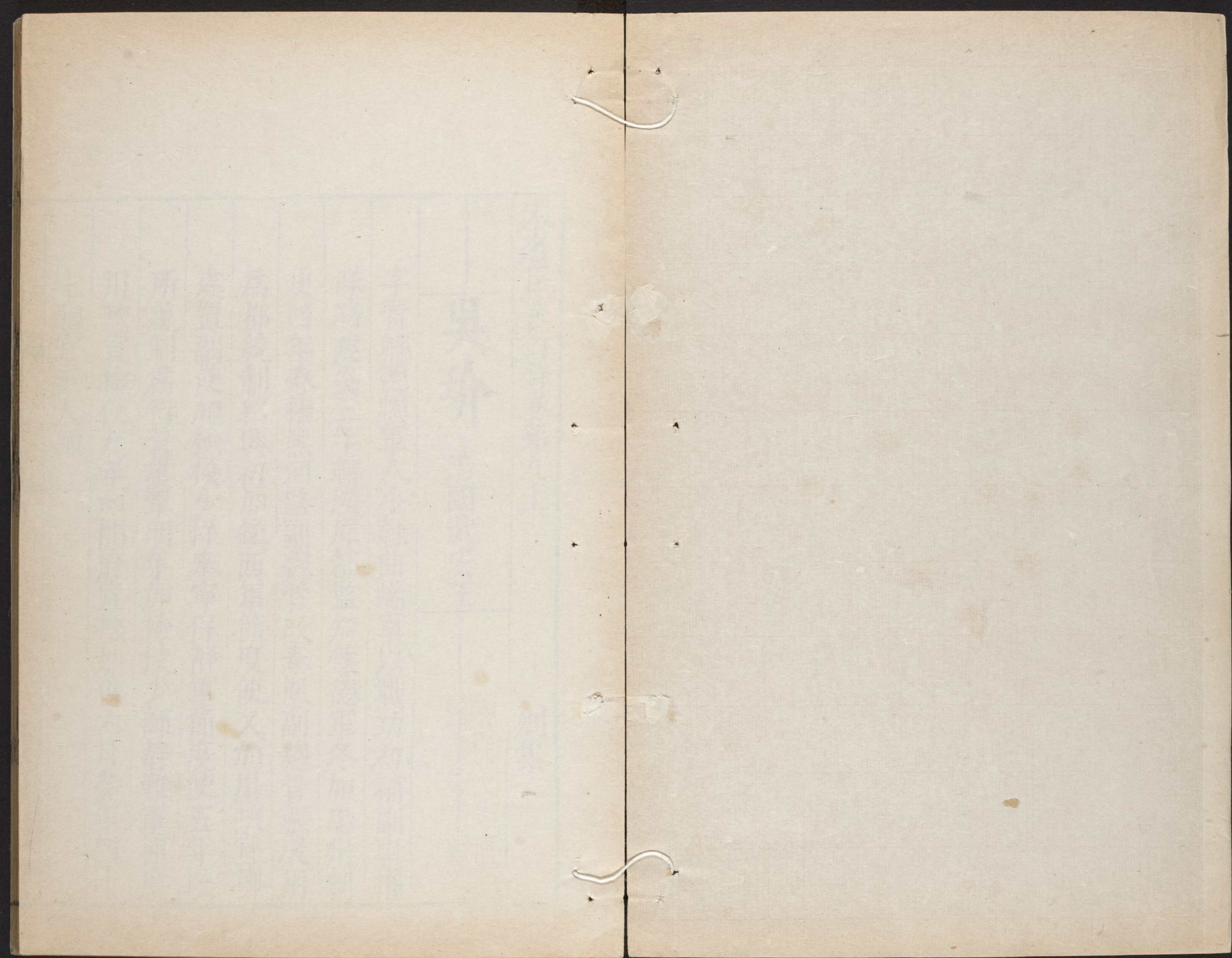
T ChL 2259.5.2943B

3

1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九上

別集

吳玠

涪國武安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字晉卿德順軍人少隸曲端軍以戰功初補副尉權  
隊將建炎三年轉涇原都監知懷德軍冬加忠州刺  
史四年春擢熙河路副總管改秦鳳副總管張浚用  
為都統制紹興初加鎮西軍節度使又加川陝宣撫  
處置副使加檢校少保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改  
所統制為行營護軍明年加檢校少師靜難軍節度  
川陝宣撫使九年加開府宣撫如舊六月薨年四十  
七贈官至太師

王少沉毅尚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  
隸涇原軍大立戰功

婁宿寇鳳翔曲端與王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  
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王以前軍討之王進據青溪嶺  
逆擊大破之又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無殺掠  
民皆按堵

王與端起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捍賊所過人供糧糶道不  
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  
未嘗敗衄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

張浚至秦州與王語大悅遂以之鳳翔時當兵火之餘王  
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初戰青溪嶺王牙兵皆潰至是王

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王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  
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  
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潰散者矣

浚以便宜董師川陝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王問  
策端云教士十年後可大舉王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  
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嵯峨之險  
占關輔之勢賊雖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宣幕僚佐一以  
爲迂一以爲怯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不視師次富  
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王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  
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制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  
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旣而賊驟

至巴蜀大震王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  
兵列柵其上或謂王宜進屯漢中以守蜀王曰賊不破  
我豈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躡  
其後保蜀良策也

叛將慕洧拔寨遁去關師古深入賊境忽遇虜兵與戰大  
敗師古歸大潭內懷慚懼隻身降賊王念其下忠義不  
從叛亟撫定之王既併其衆所統益以精強

沒立即君率銳兵犯和尚原期必取而後進王擊敗之沒  
立及渾女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烏魯字董使二  
將由階成出大散關先至王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方  
攻箭箬關王遣麾下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

皆潰去

北人自破契丹以來狃於常勝至是與王戰輒北不勝其  
憤元帥四太子會諸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  
渭水自寶鷄三十里疊石爲城與王拒戰王指授諸將  
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  
險據隘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王遣麾下  
伏神全谿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  
孛董及酋領甲士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仗數萬  
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  
獲四太子

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撒離喝與四太子懲前日之敗

不敢窺和尚原紹興二年春裒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王亟率麾下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閭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賊師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耶不敢遽進盤桓累日王得以其暇治饒風嶺寨柵方據險要而賊已麾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衄撒離喝大怒斬其千戶李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王歸路王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蜀危矣王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聞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

蜀可無憂王遂爲清野之謀分屯諸將示以擣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日一夕潛遁

撒離喝歸深服王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王復書畧曰夫華夷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某世爲宋臣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儻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某豈苟得忘耻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爲

足下惜之撒離喝得書大不平

兀朮舉兵五十萬欲入川豫之第不忘朝廷密遣使告王  
早備之兀朮來攻興州仙人關王與兀朮相見兀朮曰  
公若來降當得美地百里而王之王曰已仕本朝安有  
二心乃親約議定戰日遂大戰仙人關大破之

王親兵不滿五萬每戰乘肩輿動鼓樂殊無懼色長於料  
敵激勵將士退者必誅信賞必罰戰無不勝

撒離喝四太子蓄忿日久糾合數十萬兵轉三河之粟魚  
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來又以劉豫  
腹心爲招撫詔路簽軍列屯寶鷄綿亘數百里進攻

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立大柵下瞰下嶺

東下直攻王軍王自以萬人當其前第璘由七方關不  
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  
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全平野砦對壘劄連  
珠硬砦數十座又來王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王令  
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總兵  
深入追賊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王分兵力戰却之  
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王公兵向前  
用砲打洞子碎用撞竿撞雲梯倒賊恐縛虛柵戰樓別  
遣大孛堇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王令統制官楊政領  
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孛堇總正甲金  
八三萬夾攻柵兩肋第璘左右遮護血戰殺賊賊皆引

去撒離喝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  
併力只攻王營兌方一樓子自寅至午危甚姚仲馬統  
領只在樓上酣鬪樓已傾側仲以絹爲繩綫使復正賊  
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王  
亦發神臂弓伍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卽遣王萬年劉鈐  
轄王武宜贊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王別遣五將  
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賊困憊死傷以萬計卽歛兵宵  
遁殺死千萬戶甲軍萬餘得榜牌袞槍金鼓旗幟數千  
件左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砦斬首千級生擒將領二  
十人王遣統制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  
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王悉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

上聞之嘉歎賜以所御戰袍噐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  
遠不得拊卿之背也

王素不爲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  
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  
意外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孤軍民之望哉王謝  
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爲  
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  
無由自達其所以屢出者爲此也幕客乃服

虜久不得志還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  
動王以關師古自洮岷領李進王師古戴越打糧河州  
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慕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



言分册九一  
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嶺忽遇金  
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慙懼悉還兵宣  
司隻身降賊王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  
拊存勞徠指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失  
一匹夫於師古得萬貔貅於行陣王兵由此精甚

五年春王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王與金人對壘交戰踰  
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  
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  
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廣漑民田復業數萬朝  
廷嘉之

王初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漕司應副一百八十

萬緡王言今不發兵乞省其半詔獎之

虜廢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王獨謂不然測其將去已而  
果然

王撫士卒同其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及  
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  
可師者必書之座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  
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畧  
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

胡世將宣撫川陝王弟秦帥適在軍中一日從容問王所  
以戰則曰璘與先兄束髮從軍屢戰西戎不過一進卻  
之間勝負決矣至金人則勝不追敗不亂整軍在後更

進迭卻堅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勝之之道非屢與之角者莫能盡知然其要在用所長去所短而已蓋金人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而中國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忍盡吾長技洞中甲數百步外則彼固不能及我據其形便更出銳卒與之爲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璘有不能言以是知王之深於兵也

十五年詔立廟仙人關賜額曰忠烈

吳璘

信國武順王

字唐卿武安之弟年十八以良家子從軍靖康初充永興路機宜移辟秦鳳路遷閣贊紹興初遷康州團練擢秦鳳都鈐馬步軍副總管二年權鳳翔兼安撫三年遷榮州防禦權副都總知秦州節制階文四年遷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經畧安撫知熙州六年爲行營右護軍統制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改秦鳳路經畧安撫知秦州復除四廂都指揮使十年授鎮西節度十二年拜檢校少師十四年改利路帥階成岷鳳興文龍隸焉十七年移節秦國軍御前諸軍都統制帥依舊知興州加太尉二十六年加開府二十九年拜少保三十一年拜四川宣撫使進封成

國公明年拜少傅孝宗卽位除陝西河東宣撫招討使隆興初拜少師乾道初乞解宣撫不允冊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仍領宣撫改判興元明年改鎮武興五月十七日薨于位年六十六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事遺表上封王贈謚

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蜀甚危武安王與王招散亡保和尚原練兵積穀以扼敵衝紹興初我孤軍棲于原上朝問隔絕兵食匱乏將士家屬徃往陷賊人無固志有謀劫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猷夜入告王與武安王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遂敗敵將沒立於原下沒立遣二將烏魯折合自階城出散關又

趨和尚原沒立身自犯箭筈關期將夾攻王奮擊之斬其將兀盧乘勢進擊二將皆遁沒立亦竟不得合時武安以弱卒抗堅虜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徃徃有全隊誅之者王則厚拊之如家人以輔成武安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之法而樂王之恩戰無不克

兀木憤其連敗合兵十餘萬期必取和尚原而後入蜀自寶鷄而南列柵三十里武安嚴兵待之王拒戰數日率以勁弓強弩扼其衝以奇兵邀其旁間絕其糧道虜不得休伺夜虜將飯燃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處虜不得食疊石城以自保復瞰其城射之虜度必敗遂以灰決兀木親擁戰王亦身督將士虜分爲三十餘陣以

拒我更迭以次出戰王獨當其衝隨輒破之虜雖困而猶整至神全道狹伏發逐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萬戶羊哥孛董及首領三百餘人兀木身中流矢二獲鎧仗萬計

買馬路久未通王首開之貿以茶綵撫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之

王與武安度虜既大敗不得志必大舉以與我力爭乃預設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兀木撒離合等果極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進取蜀列柵三十里彌亘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

取勝至是王馳驛會原上與賊對壘武安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慄遂與虜戰分爲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極其狡悍東西相望遙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殺傷強半而氣猶銳我軍苦戰久遂歛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奮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卻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迨曉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厲有死志洎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鎧執

鐵鈎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殪隨上幾百餘戰而虜攻疊兵殆盡遂走入壁陽爲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虜自是不復窺蜀矣

紹興三年兀朮等必欲以奇取蜀乃擣金洋戰饒風犯漢中王時駐兵和尚原虜懼倚其後也乃陽以兵趨蜀而反自褒谷入鳳州犯保安程且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虜復身督諸軍拒鳳翔虜於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兵擣其腹心皆敗而走虜廢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某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

媿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府謝不及

紹興九年武安王薨朝廷遣俞樞樓炤出使陝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陝右蜀口空虛虜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以控要害遲虜情見力疲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飭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兀朮殺韃鞨其夏撒離合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陝右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軍蜀口扼虜川陝宣撫胡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虜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爲此者可斬也虜所以輕犯我者聞先

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璘請以身  
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檄虜責其棄信輕舉率師卽日出  
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折合於石壁李永琪向起等  
破鵲眼張太師於扶風虜餘兵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  
戰皆捷折合僅以身免駐大軍大屯嶺陣次有法步騎  
相叅氣象雄壯撒離合自上西平原覘曰善戰者立於  
不敗之地此安可角於是撒離合捨蜀口而北向矣  
朝廷出師渡淮宣撫胡公亦被旨乘機進討乃以攻取之  
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徃別宣撫胡問方畧安出王曰  
某當以三鎮破虜人皆莫測所謂時虜統軍胡蓋習不  
祝合軍五萬營丁劉圜胡善戰習善謀皆虜之老於兵

者且據險洎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必謂我軍不敢  
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虜聞之笑是夜  
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  
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備戰我軍已成列有  
聞虜酋以馬撾敲鐙曰吾事敗矣王猶策習不祝有謀  
必謂我趨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恃其勇宜可挑取乃  
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  
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  
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走而  
虜乘我矣虜今潰毋自怯王輕裘駐馬陣前麾軍殊死  
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王言時陝右隔王化王一戰

而身震關中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徃徃擒虜  
潰兵縛致之王亦經畧且將大舉進圍臘家城將破陝  
右州郡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胡聞王之  
捷喜曰真能踐言矣

王知輿州時和議方堅而王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故西  
路兵爲天下最

初王閱兵河池一新戰陣之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  
起次最強弓次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  
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亦如之凡  
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替之遇更替則  
以鼓爲之節騎出兵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兵退謂之

疊陣諸將竊議曰軍其殲於此乎王曰古之束伍令也  
軍法有之諸軍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過於此戰士心  
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房瑄知車戰之利可用  
於平原廣野之間而不得其法取敗固宜虜騎長於奔  
衝不爾無有能抗之者

王入覲上問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王曰先令弱者出戰強  
者繼之丁丑宰執奏王功賞上因以王所對語之且曰  
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二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衛兵今璘尚留此可諭鄭  
剛中令處之仍令呼璘與議王又言胡世將嘗招得數  
千人近緣歲饑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時王乞

用初任團練承宣使爲其子換文資上許之

王爲利州西路帥鎮興州已久上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  
安靜加拜太尉王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  
大畧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虜  
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吾當集漢蕃所  
長而兼用之故制其騎則有分隊分陣之法制其堅忍  
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曰勁弓強弩制其弓矢曰  
以遠尅近以強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於  
無窮至於陣法有圖無書焉

王策虜將叛整備益嚴虜果敗盟逆亮渡淮巨酋合喜號  
西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黃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  
在告適拜宣撫之命卽肩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  
野原旣而遊騎退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  
郡兵分道而進而授諸將方畧所至皆捷尅秦州擒僞  
守蕭濟及其屬來王卽呼前置食宣上德意諭無憂死  
皆感泣列城未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  
州獲僞蘭州守安遠大將軍温敦烏也及州戍將明威  
將軍元顏宗臣等八人

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勅書褒諭王遣都統  
制姚仲與王之子挺率東西兩路之軍合攻德順金人  
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義堡駐權沙會平涼之師來  
援挺率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畏我兵號曰天兵別將



復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  
且虜將盡發西兵內外合以拒我卽單騎自秦州晝夜  
疾馳視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  
威名思識顏面以快先覩一聞相公之來士氣自倍登  
埤咨嗟不忍發一矢城中虜已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  
行營壘列柵要害且治夾河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  
致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奴隸莫不區別有地及戰先  
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銳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  
與我合我得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凡回旋曲折  
相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戰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  
久忽傳呼其將戰不力其人卽殊死鬪時降師有覘者

曰自吾從虜百戰未嘗見如此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  
兵虜堅壁不戰旣又天大風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實已  
窮是夕遂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王入城父老迎拜  
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書虞允文宣諭川陝齎  
詔勞王且議軍士夏五月遣兵攻破熙州獲僞都總管  
劉嗣初副統石烈繼破鞏州王之復三路也惟鞏最堅  
守王遣挺率諸將破之斬萬戶一獲兩千戶六月皇帝  
受內禪賜之親札復遣中使賜御府細鎧弓矢

王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  
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接實控  
扼之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爲不

可犯之計且指視諸將以虜他日所營已而虜果大至合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營至所指之地有酋先引輕騎數千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酋豁豁萬戶復請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旦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謹譟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卧鼓士無敢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及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將趨其營虜大駭復亟走壁遣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

堅守不輕出挺請以輕兵挑戰而以奇兵擣其虛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虜虜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城南築畢而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歎王之多笑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馘築爲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嶺萃其後二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遂艱食失東山堡時猾酋有終夕悵恨者王策虜雖衆無能爲矣於是調王彥諸軍將益出兵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虞公抗章以王之勳勞績效聞上賜親

札曰覽虞公允文奏知卿智勇兼濟力抗醜虜卿歷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當此虜既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置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威虜時虜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

時有退師之詔而議者遙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去川口遠聲援遼絕共以其語言之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表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復詔出

兵與張浚淮上之師相犄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歸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王初得是旨幕府請復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係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食所聚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虜角今新附之衆幾十餘萬仰給三路圭勺不取外府而四民樂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者憂虜擣蜀口之虛璘百戰從軍豈不知虜情且虜持重必顧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虜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况今逾亮死虜內訌未久合喜盡西兵屯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主上卽位

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耶  
幕府語塞

虜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城州分麾下擊之虜小  
卻列營茅城谷王力疾親提兵至祁山虜聞之退師三  
十里據黃家街深溝高壘以守王曰虜深涉吾地而乃  
堅壁自固且黃家街背鞏州去巢穴近虜必遁未幾果  
使來告曰我國中已與大朝講和矣繼被詔命卽梳章  
請朝

上以親札報可卽以族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宣撫優詔不  
允乞致仕復不許到闕上遣中使鄭邦美勞問賜賚加  
一等卽召對便殿上慰諭隆渥面得旨許朝德壽宮太上

見王慨念疇昔諭王曰朕與卿老君臣也自今可數入  
見王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饌賜無虛日  
先是許立家廟祭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旨許皇子復謁  
示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爲前此未有三上章懇辭遣中  
使詔諭不允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數恩禮赫奕寵絕  
一時未幾詔還鎮兩宮燕餞禮均家人王入辭德壽宮  
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違離闕庭且萬里恐不復  
再瞻天日因泣下太上亦爲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  
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兩宮別賜珍器玉帶甚  
寵

王復至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

漢中之民甚利<sup>之</sup>降詔嘉獎

王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至是王薨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爲我草遺表客曰罷王安寧如此何遽出此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胸中人安得知君第爲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啓之薨之數日啓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他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養於其親矣

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王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槩今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迨亮璘竊憂之剛中未領其語已而錡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服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薦才者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忌矣以故其用王彥姚仲李師顏向起皆以功顯爲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

王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不敢仰視士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益修階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德順班師首築皂郊等堡多掘地網祁山之戰賴之

蜀之爲國岩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爭也漢高祖起南鄭

舉兵而東收三秦如破竹不數年間成帝業而以蜀漢  
之地爲關輔心腹不以封建蓋其歛迹垂翅有窺天下  
之變間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  
之足以得志茲太上皇帝選將勵兵之夙心而皇上宅  
中圖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上實詔之曰異時掃清  
中原勒功帝藉以垂光億世又詔之曰宜卽提銳卒直  
出漢中吊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會又詔之曰關隴  
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無人惟卿駕馭激  
使之耳嗚呼聖天子以終蜀之事屬於王其注意如此  
王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熙鞏十有六  
州束戈提疆受命下吏虜夫形勝執憑技窮聳言我威靈

向風慕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皇上擁乾休  
正坤儀指咸陽而會龍首作上都而觀萬國則王之餘  
勇遺烈凜凜生氣尚可知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  
旣乎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上

別集

周葵 簡惠公

字立義常州宜興人自鄉校移籍京師宣和六年第  
進士甲科調廣德軍刑曹改徽州推臨安府教未赴  
召試館職將試引對面授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徙  
農少求去不允除直祕閣知信州江東憲九年除常  
少再爲殿中改起居郎主管玉隆觀十年復直閣十  
二年知湖州十三年移平江十四年落職主管崇道  
二十五年知紹興二十六年除權尚書禮侍尋兼祭  
酒又權給事中出知信州數月罷二十八年知撫州

引疾提舉興國十月直龍圖閣知太平州三十年進  
集撰移婺州加敷制三十二年除兵侍兼侍講隆興  
初兼權戶侍旋參政尋知密院請祠除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乾道三年知泉州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太  
學士致仕淳熙初薨年七十七

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  
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爲侍御言自治其國乃可成功不可事虛文貽實禍歷條  
時政指宰相不任責上變色曰趙鼎張浚肯任事須假  
之權何遽以小專形迹之公徐奏陛下有過尚望大臣  
盡忠今臣一及大臣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

深非所以保全之也上改容曰此論甚奇

最後公連章極論趙子直語侵趙公又論張公大舉北伐  
係國存亡坐是不得其言而去迨秦公獨相意公必憾  
趙再拔公入臺公語人曰元鎮已貶某固不言雖門下  
客亦不及也一日內降差除四人公言願陛下以仁祖  
爲法大臣以杜衍爲法檜始不樂

孝宗卽位公首被召時張公督師恢復公不以亟戰爲然  
命佐夏官其後湯思退與張公並相或和或戰多取決  
於上而其賓客議論間失之偏公始終守自治之誠是  
曰是非曰非不將不迎不諂不訐表裏洞達無一毫之  
僞



上數批問錢穀出入公奏陛下勞心庶務日有咨詢若出人意表足以聳動觀聽今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獻忠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曾也上色爲動元顏衷主和議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公與陳湯二相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公獨畱身固請上曰卿何請之力對曰臣欲爲陛下正綱紀今不可得而正也政出於一則綱紀可正今朝廷督府左右前後之臣皆行其言此臣欲去者一也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暨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勉書者七八安得不愧於心乎欲去者二也上察公誠

不以爲罪第不許其去

議者多請幸金陵公曰車駕一動能保德壽不爲浙東閩中之行乎它日上又欲先下詔公曰陛下能行數事驚動天下乃可上問其目公曰臣自初對便乞迎還太上於大內盡發內帑付有司勿令近習干預汰溢額內侍罷毬鞠節飲宴內治修然後可攘夷狄上善之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皆以其言退謂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獎其直

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謂在人之至爲智在物之至爲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萬

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爲二及其物格則自視  
無我何有於物是謂知至

# 王庭珪

盧溪先生

字民瞻吉州安福人崇寧癸未一試合法右諸生明  
年貢辟雍大觀間張根以八行薦不就登政和八年  
第調茶陵丞後因詩送胡銓流辰州太上更化許自  
便壽皇卽位召對除國子監簿以老求去主管崇道  
乾道六年再召踰年至除直敷文閣明年春卒年九  
十三

宣和末年未五十知時事佔危無宦遊意學道著書若將  
終焉邑有盧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盧溪先生執經來  
者戶外屢滿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  
當路

胡思簡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以詩  
送之曰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日辟動容  
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  
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  
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  
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  
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忠簡廢之曰巖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閑萬卷不

移顏氏樂一生無媿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  
能季孟間兩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望公還士氣從  
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爲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  
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  
首須公起大厦將顛要力持

後數年時相得公詩要之命帥臣鞠其謗訕坐流辰州遠  
人素重公爭以爲師太上更化許自便時年幾八十讀  
書益力夜對短檠作細字率宵乃分寢

壽皇卽位有薦公者一見悟台詔畧曰粹然者儒凜有直  
節頃以言語文字抵權臣流落排恨殆踰二紀召對便  
殿敷奏詳華遂除監簿公以年高力求歸以道誼化鄉

間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詩至是格力雄健興  
寄高遠讀者不知其齒之宿也心畫端莊自其天性人  
貴珎之

學無不通尤邃於易晚自得於言意之表朱震胡安國向  
子諲見其解皆歎賞以爲必傳會詩獄興魏守議收公  
理椽汪公消奮曰王公剛介勇於義一紙書招之必來

他椽變色

云

自請提禁卒挾巡尉捕公守唯唯他椽

遂行至則突入公家公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鑄  
篋中卒疑其貨也挈以去他日公歎曰天厄吾書或謂  
今藏椽家云

公之再召也周益公適對禁中坐定上問胡銓薦詩人朱

熹王庭珪卿識之乎益公奏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益公曰斯人早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陛下若哀窮悼屈厚加品秩賜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其至議之

形骸土木儼然不可犯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歛衽聞人善若已出有爲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慙惕自悔公學極高明尤工詩遷謫既久語亦奇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生治氣養心翛然有高舉意

誠齋楊文節序公文集曰胡公以言事忤時相文謫嶺表先生以詩迭行有痴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上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於是先生

詩名一日滿四海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祖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於明必見媚於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祚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直敷文年餘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

摧頽之氣朝廷想聞其風天下傳誦其詩禱先生者何  
知其福先生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  
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於小人者  
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先生少嘗兄曾子方得詩法  
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渾剛大  
云

益國周文忠贊公畫像曰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  
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尔顏醜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  
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機吾獨喻之井無波蓋風  
被而文成非月鍛而日哦雖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  
物者其如予何

## 范如圭

字伯達建之建陽人從舅氏胡文定學春秋鄉舉類  
試皆第一張公讀其廷策以爲選首同列有病其言  
直抑置乙科授武安推江東帥機召試館職除正字  
改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會以事忤秦檜告歸主管崇  
道尋起倅邵州又倅荆南府入對除祕閣江西倉改  
利路憲請祠以歸起知泉州紹興庚辰六月十八日  
卒年五十九

虜陷長沙湘中大亂公崎嶇避地艱苦百罹而志業益修  
論議皆切當世務諸公多訪以事而文定亦亟稱之

秦檜力主和議虜使鼎來而朝廷草創無所於館將虛祕書省以處之公亟見趙公曰祕府謨訓所藏平時以館好使猶不可況今日之仇虜可使腥膻之乎趙竦聽卽爲改館旣而使至悻傲所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公與同省十餘人合議拜疏爭之旣具草而駭懼引郤者衆公乃獨手書抵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讐辱國之罪且曰公不病狂喪心柰何一旦爲此若不改圖必且遺臭萬世矣檜以是怒

虜歸河南以嘗我檜方自以爲功公曰是亦安能久有顧今日之義則有不可不爲者乃因輪對言曰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之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

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檜以不先白已益怒

檜死公入對上勞問久之公因言爲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

時宗藩並建而儲位未定道路切切有異言公雖在遠外獨深憂之嘗掇至和嘉祐間名臣章奏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至是囊封以獻且言曰願陛下深攷群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人或以越職爲公危之公不顧也上感其言以語輔臣而歎之曰如圭可謂愛君矣遂留陳公定大計

所居門巷蕭然士大夫益高仰之遠近學者多從質問經

子疑義公亦孜孜接引朝夕不倦屬疾移書政府舊交告訣語不及私惟以中原未復民力未蘇遺賢未用爲寄戒諸子強學且毋得用浮屠法治吾喪

今上由青宮受內禪世莫知公之有言近歲士大夫頗有見紹興日曆及陳公手記者然後乃知公之忠精爲不可及公爲人篤厚易直不事邊幅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本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有文集皆書疏議論之語

西山真文忠公跋公文集曰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二節讀之有至獻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

華纖巧極其雕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必多且麗哉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立朝行已大畧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闢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檜忘讐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

## 翁蒙之

字子功建之崇安人以祖任補官調常山尉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秋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歷官至司農

寺丞而卒年五十

紹興中趙忠簡還葬台州常山罷將章傑紹聖丞相章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護其喪一日下書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併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憤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庶知君女弟適故胡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

寧爲尚書郎即具以其事白檜檜乃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君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用當時天下莫不高君之誼慕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

周益公必大曰是時士氣未泯詰問遷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微君以身扞蔽則根連株逮當起大獄魏公矧萬里通問情誼彌篤且爲罪首非仁乎君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況相國深怨宿怒決壞不得逞鼎鑊在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物而二善從可書也



言行別十上  
君長不滿五尺語不能出口見義必爲不擇難易輕財  
樂施嘗鬻田宅以濟人之急交友付託之死弗背爲一  
尉已如此向令踐貴仕臨大節其所立必卓然不可及

宋名臣言行錄卷之十上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上

別集

向子諲

字伯恭故相文簡公之五世孫忠肅皇后之再從姪  
元符三年以后息補假承務卽次年遷雄州推濱州  
監稅鎮南節推改監儀鑿司恥與宦五乞歸吏部改  
真州錄知開封咸平縣御寶勒停久之復官監洞霄  
宮尋除淮南江浙制置發運司主管明年召除淮南  
運判尋罷淵聖卽位召除京畿運判除右司員外卽  
詳議戶房檢討不就以直閣陞副使召除開封戶辭  
以龍圖直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

行司高宗卽位復爲發運使邦昌以三公預政乞致  
仕避之以宋良事降三官知襲慶府丁父憂明年奪  
喪知潭州以失守自劾罷尋復職乞持餘服不許除  
湖東新帥於鄂羣盜起自劾乞追服旨得終喪知廣  
州尋論罷遂乞告繼丁母憂吉詔落致仕知江州改  
江東運使固辭旨赴都堂稟議召至闕加祕撰與光  
世不協求去詔兩易浙漕進徽制陞都運使居三月  
除戶侍再辭不允入奏再三因忤近貴退卽上童待  
罪乞致仕不允仍除徽直知平江府復乞致仕許之  
壬申三月十六日沒享年六十八

公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十三能  
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群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爲法  
憲肅聞而悅之

宣和間軍糧不足諸州兵多欲爲變上甚憂之公奏曰淮  
南歲租百三十萬上供額乃百五十萬別供金帛又百  
五十萬而茶鹽之利盡在推貨此兵食不足之本也伏  
見手詔應奉司所費皆從中出語未終上曰誠不欲費  
漕計公曰郡縣惟知奉行豈知陛下有社稷之深憂乎  
因言朱勔父子兄弟挾應奉爲奸致一大石用八百餘  
舟一網費輒千斛數千緡應官軍支請之期則奪之故  
多有怨言上曰可說與王黼待委卿覺察公謝曰微臣  
踈遠付以此事死無日矣上曰朕未嘗姑息此輩凡事

直以聞卽降御筆付公凡應奉綱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覺察應奉騷擾違法者公卽詣所部一切按治劾大沮無以施其奸歲省四十萬同僚請留州縣財賦一分以備移用公善而從之纔有數萬緡則密遣其屬指爲羨三十萬以獻應奉司公語之曰今秋苗當理來歲之額方用四十萬有奇以補今歲不足豈更有餘乃具以聞王黼遂不敢受

言祖宗制發運經制六路財賦置糴於諸路如年額綱運未到卽以所糴代發俟到係舊截留災傷州縣還以元價於豐熟路分收糴補填漕米至真揚載鹽以歸充經費故漕不乏民力亦寬自鹽課歸榷貨漕繼已自不足

繼行直達廢倉廩以爲無用獻糴本以爲羨餘押綱使臣及兵稍無往來私販之利遂使盜官物負欠者十八九此漕法之所由壞也今且請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舊欠在泗州者巡例奏計應折欠米排岸司復申發運司推治仍下吏部差使臣數十員以備管押庶幾惜身計可保官物上大喜可其奏

除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治京城外行司時京師戒嚴殿帥范瓊遣人清野肆行焚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得旨便宜繼被旨促東南兩道總管胡直孺張叔夜進兵公至自黎陽驛勉直孺公先之雍丘道遇守河潰

將勸使立功贖過揚言東道先鋒已敗虜於雍丘矣公  
至宿州選宋良嗣權鈐轄率衆捍戰虜於是不得侵掠  
江淮凡兵潰在江淮者公悉收之得數萬遣詣南京朱  
勝非及范訥軍令入援時以外路平安及措置事募壯  
士奏京師復以京師及大元帥府動息行下東南八路  
以安人心後朝廷以蠟丸許監司罷守勤王公乃募兵  
遣其屬賫徑貨十萬餉元帥軍仍請元帥移軍曹濟約  
諸道同進旣而被詔勤王之師不宜輕舉衆疑惑不前  
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力戰爲虜所獲虜  
人分道取李綱吳敏蔡靖宗澤徐處仁及蔡京王黼王  
安中等家屬公執其使被問然後知京城失守二聖播

遷有張邦昌僭位之變也

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公檄罷縻之又手書至南  
京尹尹邦昌之連也或勸公執尹自爲公曰時方艱難  
尤宜謹守法度邦昌又遣人以僞詔詣公督兵公以關  
大元帥府復遣其子澹請曰今天下無君人心皇惑大  
王宜處分軍國事乘勤王憤怒之師親帥諸將北渡大  
河討不突狙詐之虜救二聖之急若失機會恐窺伺之  
徒內連外結未易鉏也

知潭州會虜大入寇入豫章抵長沙境上公分布將士得  
萬餘人爲守計或謂衆烏合而城大虜鋒不可當盍避  
諸公曰朝廷使我守此藩也委而去之非義矣於是虜

騎薄城檄公使降公以檄報數責之登門誓衆激以忠義將士協力悍禦雖殺傷相當而外援不至凡八日而外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兩日乃焚虜柵奪門以出遂渡水軍於湘西郡人戒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人降賊者虜以故不敢離城縱掠留四日而遁公卽入城鉏治強蠹撫安善良上章自劾朝議不樂公者以抗賊爲非是罷之

赴審察入奏畧曰陛下圖中興之業而規模未定故號令不一昔漢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先主之謀巴蜀其計預陳於新野今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無成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實安危之所係今廊廟之上乃

有附逆之人而欲驅夷狄寧區夏不亦難乎上稱善僞齊入寇劉光世守合肥賊渡淮公方在上江光世欲退走乃聲言乏糧時車駕在姑蘇中外震動詔促公濟光世軍晝夜并行至太平州光世輜重已蔽江而下公至廬州而光世已引兵出東門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公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改圖進襲劉麟走之

奏曰今急務有三一曰士風不競二曰兵籍不修三曰戶版失實又言虜情不可測宜飭邊臣嚴備之

知平江閻王倫使回欲行非義之利公歸意益堅復乞致仕仍奏言聞使人以詔諭爲名臣竊惟自古和親則有

之未聞首足易位者宜諭韓世忠却之臣聞本朝使金者多於城外經過自有此例已聞國信計議所訖公不肯拜虜詔故也

公天資超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爲置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剴劇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宅心忠恕神觀爽邁超出群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蒞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

見劉安世問爲學之要安世曰誠而已此司馬公之教也公敬受而歸其後復見極論天下事器之深加歎賞曰異時必有立於世胡安國嘗言於廟堂曰向某氣節忠

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可備使令之人也

方臘作亂朝廷下發運司捕之公爲屬獻言曰若急請於朝以劉安世尹南都陳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不果用

公有薊林文集朱晦庵序之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忘不愛萬金之資第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道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尸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

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  
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  
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  
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  
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  
者如其不然則紀逖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  
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  
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  
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竊於薊林向  
居士之書而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  
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姒之德母

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一不可稱欬然逮  
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變故艱危於  
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  
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強虜百勝之  
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  
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  
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  
業之艱艱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  
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  
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  
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

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  
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  
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  
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  
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  
而然哉是必有其本矣

每入觀皆求歸上高之親書薌林二字以賜

## 向子志

字宣卿以伯永嘉罷王宗良恩任登仕郎政和七年  
調華州兵曹宣和六年中山府錄七年辟府屬靖康

初丁父憂吉除均州倅未上攝真州呂相薦於高宗  
召對加直祕閣兼淮東帥虜來退保河南坐降一官  
時建炎四年也知江陰軍從駕還過明州就知本州  
丐守道州紹興初朱勝非出督檄爲叅謀攝洪帥論  
者以激曹成之變降官罷居教載祠主管崇道五年  
郊恩復直閣守衡州六年宮祠尋罷以諸司奏八年  
啣寃自訟改正復直閣湖北憲沮之者中傷罷歸十  
一年奉祠十四年以不附時相貶三官十七年叙復  
二十八年起知道州在任半年復職改知廣州未上  
言罷三十二年江東運副隆興初淮上戒嚴復職名  
無隨軍運副使二年奏祠疾作上納祿之請乾道初



守本官致仕享年六十有九累官太中大夫  
朝廷遣張浚董師北征先遣二大將取靈壁虹縣符離三  
城二將失律師潰張公欲渡淮而敗書聞中外洶洶幕  
府紛然公爲隨軍轉運副使安然無懼

呂丞相檄公守真州范瓊潰將郭吉據州治妄作拘執官  
吏莫敢誰何公拏舟及城行謁先聖還坐黃堂稱太守  
吉震讐焉視事閱月官吏上下皆得其所吉自公來縮  
手不敢肆及見府庫充滿將不利於公民間有竄伏者  
一日率其屬而入公坐堂上迎謂曰汝知前日罵虜而  
死者乎吾兄也吾固不畏死汝爲將不能禦盜尚敢殺  
太守爲顧左右取劍授吉吉奪氣膽落哀鳴推謝乞招

### 集流亡以自效

公天賦正性用志不苟孝弟忠信之外不學焉逾三十已  
拜州寓直道山四十年屢得屢失若無也所臨輒有聲  
去復有遺愛避地南方雖艱難羈旅中奉先之念不忘  
也事少定營居室立家廟採古制爲祭儀拊養兄弟宗  
族幾百口人無間言嘗任已子復推與死節兄之子又  
官其兩孫歿之日一子五孫尚白丁其篤行特立有如  
此者

自幼慷慨有大志見諸老先生輒抵掌論世事劇談雄辨  
常欲折其坐人而諸老先生亦莫能與爭也其天性剛  
毅故與世多忤雖屢抑而不自悔也

靖康初虜再犯京師明年大亂公乃歸於陳建炎二年虜  
侵陳蔡公之兄忠毅公先有德於蔡蔡借留於朝而朝  
廷已別除人就起復知陳州至是虜人圍陳忠毅公誓  
以死守先遣公走京師求援於留守宗澤公見澤無出  
師意急歸而城已破忠毅公罵賊不屈與諸弟三人皆  
死之公與一男一女乃徒步間關收斂兄弟遺骸而葬  
之訪尋骨肉之存者携挾南渡

公先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於城東  
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姦吏望風解印綬者數  
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者破產不能  
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

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以兩鎮節度使相  
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爲當然公  
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  
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

張忠獻薦公守衡州時大旱米斛萬五千錢公分遣使臣  
賫金糴於鄰州之豐稔者計本直與路費量其價糴於  
通衢每升爲錢六十饑民驟得賤米所活不可勝計公  
拜宮祠士民相與羣聚擊鼓於提刑司願舉留鼓爲之  
裂提刑惶懼夜半登舟出巡以避之及公戒塗日闔城  
遮擁哭泣聲聞數里非若近時文具而已

公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聞者頗駭而後卒如其言常

與胡文定公談當世事文定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公曰  
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  
海以歸非大姦能如是乎文定既歿檜姦邪日著文定  
之子明仲與公追復前說曰昔時侍先君子能預察姦  
邪如公言者纔一二人耳深服公遠識

公之學聖人也非誦其言而求名稱者也臨大節而不可  
奪而已公之爲政也非苛察而姦蠹爲之膽落者非使  
而然也謂職分當然而身正而已公之介廉也非著意  
以矯世而倣伯夷之清者也於道不苟而已公之明白  
也非循私而取與若日月之晝夜者也善善惡惡而已  
公之爲文也非鈎章棘句而務華忘實者也落筆遣詞

而盡意之所欲言而已公之設施也非能捧土而塞  
湍瀑流者也行其義之所行而止其義之所止而已然  
爲學爲政介然明白文章設施皆可得而形容若其精  
義入神窮神知化居其實而發樞機千里之外善應而  
動天地者不可得而形容也

妙喜贊

隱於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爲堂置書其  
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  
鷗馴曲沼馬堞車喧杳然雲水之外胡寅韓璜自天柱  
峯南襍被枝筇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觥賦詩  
逍遙襄牟興盡而後別

胡寅作有裕堂記

# 陳規

字元則安丘人登進士第以通直郎宰安陸攝德安府建炎初特轉朝奉大夫龍圖直閣知德安四年除祕撰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紹興初陞徽制二年陞徽直三年爲顯學兼池州守十二月充龍直知廬州四年四月召引疾提舉太平八月復守德安五年貶秩二等九年三月知順昌府十年閏月充樞密直學士尋知廬州十一年五月卒

公知安陸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公攝府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爲屬官遣射士

張立率民兵禦進却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公開門公不答翊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進軍合又翊日引衆攻城公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懼其藏賊也在又以砲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詭辭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

公在郡四年屢破羣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人或以此疵焉

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迎遭被虜人出首免罪給公憑令歸鄉并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

張世黨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  
乞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

公奏本鎮屯營田畫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  
公與羣盜屢戰自楊進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  
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  
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  
事矣公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

公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  
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  
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  
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勿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

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  
田水田畝賦梗米一斗六升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  
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疇還之凡屯田事營  
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制既  
具乃聞于朝詔嘉獎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

初桑仲旣爲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李橫于鄧州李道聞  
之與橫共率兵縞素圍明于郢州攻之彌月明半夜縋  
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仲鎮撫也汝爲其屬  
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  
明皆黠寇也今兩亡矣

孝感關令久公聞韓適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爲尉兼邑事

適去縣十里臨江築壘以捍賊有告其謀反者公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爲賊破者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爲反適叩頭請死公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適斬謀亂者數人以獻公上其功于朝命之以官

初橫聞明奔德安聚衆圍德安公登城論之與和仍送米百斛橫受之公請退兵橫曰襄陽兵至矣無可議者於城西北隅造天橋填濠皆畢乃鼓衆臨城公率軍民登城禦之公坐城樓砲折其指足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公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韓適來告曰孝感有米百斛路梗不能達會大風雨公乘勢呵殿而來賊疑

有神卒不敢擊公求援於朝未報橫使人欲府之妓女而去公不可卒不與時橫填濠不實而天橋陷公以六十人持火鎗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拔寨遁去

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召入朝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善之

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公以報示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公共守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力留錡共守及賞城守之勞公曰虜賊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略

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  
臣何力焉

宋名臣言行錄卷別十一上終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上

別集

# 趙密

字

太原清源人政和四年用材武試崇政殿授

河北隊將以步將戍燕大元帥建府檄統先鋒援京

師以功補閣門祗候建炎間轉武節郎左軍統領進

武功大夫爲統制紹興初陞親衛大夫康州刺史總

管涇原馬步軍進中衛協忠大夫和州團練防禦使

拜宣州觀察使十二年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受

詔主管侍衛步軍除定江軍承宣使進崇信軍節度

使錄管軍十年勞轉太尉三十二年拜開府明年領

毀巖又明年告老以萬壽觀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  
保虜犯淮孝宗起公重臨和議旋成乞歸除醴泉使  
乾道元年再致仕尋病卒壽啓入奏贈少傅  
公生四歲知學所居茂林芾翳異人不知所從來憇其下  
而咤曰是宜有貴人宗黨子弟爭出揖了弗視最後目  
公曰兒是已壯當以疆場之事傑立語罷索酒一引空  
其壘去不復見

虜陷揚州士民爭從乘輿渡江衆數萬畏不得免公露立  
水濱麾舟訖濟悉拱手加額稱爲佛子至以標其軍  
受詔入衛時方多虞申儆千般幾通夕不敢寐忠勤結知  
自茲始以其生於酉命繡鷄於旗并錫之斧及賜常御

巾屨

海寇朱明暴閩連歲不少戢臨以官軍勢益甚以諉公卽  
擇畀張守忠方畧且戒之曰海道與陸異窮之則日月  
相持非策之善要在拊集矜定之爾  
南北通好戎備頗玩弛整理訓齊常若待敵賞勵介士空  
單帑藏不惜筭無兼衣

虜亮南下諸道御之徼賞者得一級匹馬亦飛驛告捷公  
言彼傾國涉吾地那得久堅壁以老之伺間而圖之萬  
全計也屑屑上功那用許亮竟自滅

公天性簡諒幼嗜兵書雖用武爵顯而詩書俎豆之習終  
身不少置資治通鑑或成誦不脫口間暇接賓客笑言



融怡處躬渾然無微玷可指

# 王德

字

通遠軍人從劉光世勤王爲前軍統制以斬

韓世忠部將編管江州光世爲御營副使復起爲統制累功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加清遠軍節度使張俊入樞薦爲建康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秦檜忌其英勇罷爲浙東副總管紹興駐劄復爲湖北總管荆南駐劄紹興二十四年卒

善謀有膽勇方張遇據池州劉光世往討之以百餘騎進爲遇所敗公以兵救之得免追至江州敗之雄勇無敵

## 軍中號爲王夜叉

虜犯揚州光世兵潰公引兵四百至和州城外會張育聚兵五萬據和州移文令公聽其節制公不從育親領三千兵來却之公盡伏其兵於深林草中育至不見公乘馬往來於草中尋之公與第青并王世忠挺鎗躍出刺育墜馬斬之復移文城中招育諸將令聽節制諸將聞之皆降公乃入據其城待育一家如親戚撫其諸將皆如故舊人心歸焉俄而羣賊張和尚以兵五萬來寇置書於公曰昔張育殺我骨肉故我來復仇耳公書解之不聽又來索育之骨肉公盡斬育一家遣其頭勸之退兵和尚曰此但育一家而已必盡斬其一軍老少我乃

退兵矣公乃宴諸將告之咸請死戰乘銳一擊潰之和  
尚走爲鄉兵所殺其衆盡降公領兵十萬渡建康見光  
世光世喜分爲六軍軍威大振

金賊寇淮南公與戰于滁州桑根敗之再戰于和州又敗  
之未幾逆豫復遣兵入寇公被命往戰于滁州渦口敗  
之又戰于安豐縣敗之斬三千級劉麟亦領兵犯廬州  
而聞猊先爲楊沂中所敗遂望風而走公等擊之降其  
兵數千光世請官祠罷兵以公爲都總管命呂祉往節  
制其軍酈瓊王世忠等不伏訴公于朝公奏諸將驕暴  
命公以本軍歸御營而瓊等果叛

拓臯之戰金虜將邢王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爲兩隅來  
道而陣公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田師中  
麾兵薄其右隅虜陣動公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  
虜大敗劉錡謂公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  
兄禮事公

兀术寇淮西命公與戰昭關敗之又戰仙宗鎮敗之楊沂  
中戰兀术於拓臯兀术陳兵三十萬沂中輕進爲賊所  
包部下多死公以騎軍橫擊大破之殺虜萬餘沂中幸  
免遂復廬州

張俊大軍至亳州城外公已下宿州卽乘勝趨亳州與俊  
會酈瓊聞之謂葛王褒曰夜叉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  
避之遂遁時俊軍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公爲多公亦先

計後戰故未嘗敗

兀朮再圍濠州公勸張俊沂中急往擊之俊以糧乏俱退軍黃連鎮濠州陷俊密令沂中往收復之虜伏兵數十萬皆起沂中被圍殿前司兵幾殲公與田師中等往救之力戰濠州奪沂中出而兀朮退兵於是有節使之命

## 張子益

字德高其先鳳翔人後徙秦州初從韓世忠捕苗傅補承信郎又從叔俊遷武功郎紹興六年敗劉猷授武功大夫閣門贊舍明年除御械授昌州刺史江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授登州防禦使兼宣司衙兵

副統制明年以功除興寧軍承宣使和議成除建康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十二年授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高宗幸俊居授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爲鎮江都統授海州尋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赴卒年五十一贈太尉

紹興七年兀朮陷廬州寇含山縣漸犯歷陽時張俊諸軍雖已趣裝未發俊遣渡江諭諸將曰先得和者勝公及王德鼓譟而行徑至城下馳騎先登入和州虜退屯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虜俊遣公與錡會大戰于拓皋敗之軍勢赫張兀朮復犯濠州公又敗之

於周梁橋

公自鎮江往謁張俊俊與語見其智識過人謀慮精審與圖規取山東之計浚奏公才勇而性剛氣直願優容之且乞益以精甲資以財用俾屯淮上措置招徠

虜攻海州急詔公往援之公至鎮江乃整齟師渡江至楚州虜知公且至有退意有大呼於城外者曰我知爾大軍來也頃之公率騎軍至步軍猶在後也魏勝出城外與公議戰

公先至楚州時淮東漕糞濤謂虜十倍兵力不支宜虛張聲勢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公曰彼不救淮陽奈何乃亟趨漣水擇便道以進虜聞公至歛大伊兵陣

磨行公率銳騎先進諸軍絕道以請曰敵近不可進公不從賊望公旗斷二橋而去公夜布橋而進

翌日至石湫堰賊萬騎陣於河東公與相射至暮解鞍秣馬憇於河西賊不敢動中夜大軍至即架梁以渡黎明翼衆軍追之二十里

賊再陣於海州西北諸軍見賊兵衆不敢前攻曰彼衆我寡利於速戰不可使賊知吾虛實亟遣統制張圯等掠敵圯中流矢公令諸將曰事急矣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入河溺死者半虜復整軍來戰公再率精銳擊之獲車馬鎧仗萬計暮至新橋西虜再陣問主軍者誰答以張循王姪

虜嘆服曰小鐵山也公又率軍追殺會日晡賊殲焉餘騎遁去公還定海州民皆出迎以手加額至繪像祠之

## 李子寶

字

乘氏人初從岳飛爲馬軍後爲統領至紹興

三十年爲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知黃州改添差兩浙西路副總管平江府駐劄兼副提督海船三十一年入奏事請徙守江陰從之後以海州功超授右武功大夫靖海軍節度使京灰招討使浙西沿海制置使

公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爲潑李三岳飛入朝公願歸軍

中飛未之奇也公怏怏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公抗言欲歸者寶也衆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公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以公統領軍馬屯龔城

守黃州乞於沿江州縣招水軍效用千人詔許三百又請器甲弓矢及乞鎮江軍中官兵曹洋等五千人自隸從之

三十一年公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惟驍勇兼其心術可以倚仗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先是公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舶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一不任其死無赦上從之公卽遣其子公佐與邊士寧

潛入虜境伺動靜至是虜謀益泄復召至闕問方畧公  
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萬一虜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  
滅臣止有一策出萬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  
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  
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今  
虜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  
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總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  
者得百一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  
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也旗幟器甲亦  
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鞍馬尚方弓刀  
戈甲之屬

公自行在還江陰卽謀進發軍士洶洶爭言西北風力尚  
勁迎之非利公下令大計已定不可搖敢再有出一言  
者斬遂以舟師三千人進發平江守洪遵竭資糧器械  
濟之放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果怒甚舟散漫不能收公  
慷慨顧左右曰天欲以試李寶耶此心如鐵石不變矣  
卽酌酒自誓風亦隨止退泊明州關澳追集散舟不浹  
旬復故而裨將邊士寧自密州還言魏勝已得海州矣  
公大喜促其下乘機進發而大風復作波濤如山者經  
月未得進

逆亮踰淮慮魏勝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海州公  
師至東海縣虜圍海州鼓聲震十數里勝使人邀公同

擊虜新橋公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虜界非復吾境當力戰因握槊前行接虜奮擊士皆一當十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勝出城迎公公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聚衆爲應援

公與虜舟遇於密州膠西縣陳家島敗之初亮用降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等計造戰舟數百使蘇保衡等統之約以十月十八日至海門山入錢塘江幹事畢令雄州刺史阿瓦來江上迎報虜舟泊唐家島公舟泊石臼山相距三十餘里而北風日起公憂之有大漢軍水手數百來降大漢軍簽起上等戶也公問之頗得北軍事實裨將曹洋請逆戰胸山縣宰高敞曰不可彼衆我寡且避

之洋曰彼雖衆皆不諳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畧不能動雖衆何爲公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得卜如期楫師歡抃夜漏將盡起碇進船風猶未順衆有難色良久風忽自施樓中來鏗如鐘鐸衆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海波騰躍虜驚失措囂呼分拏掣綻舉帆彌旦數里而帆皆以紬綾爲之舒張如錦繡忽爲波濤卷聚一隅窘蹙元無復行次公命以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延燒數日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公叱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其副都統完顏鄭家奴等

五人斬之阿瓦亦被殺保衡舟未發亟引去得倪詢等  
三人及虜詔書印記征南行程曆與噐甲糧斛以萬計  
公盛兵厲氣欲乘勝席卷公佐切諫謂亮渡淮已陷通泰  
得遠地失近土且有腹背憂公即日還師駐東海視緩  
急爲援遣曹洋奏捷

捷奏至上大喜卽召見洋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  
倡矣卽賜詔褒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

上至鎮江未就舍先乘馬幸江下觀戈船公從上行因陳  
俘獲與所得百尺舟上獎諭甚至因歎曰始朕用寶謗  
書盈篋至謂必復從僞今竟如何

宋名臣言行錄卷十二上終

別集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上

# 李彦仙 忠節公

字少嚴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後徙于鞏建炎初爲

陝州石壕尉二年三月以復陝功遷閣門贊舍就畀

陝兼帥事遷寧州觀察使河解同耀制置使四年虜

陷陝戰沒張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謹

然諾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募勤王軍公散家貲

得三千人入援京師虜圍太原李綱宣撫公上書切詆

有司逮捕急乃易名棄官亡命頃之復從种師中軍師



中敗死公走陝

陝將李彌大問此事條對詳復及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  
燮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逸公尉石壕獨如平時  
歸者襁屬卽徙老穉入土花砦三甯石柱大通諸山拔  
武銳者分王之自營三砦諭衆曰虜實易與今得地利  
若輩堅守足矣

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  
有健酋升煎阜嫚罵公單騎衝擊挾以歸始料衆正部  
伍虜數萬圍三甯公邀戰伏精兵後掩掩擊萬計奪馬  
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  
五十餘砦

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公陰縱

麾下徃約日內應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  
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蒙泉坡龍塘溝以入  
表裡夾攻僵尸相籍遂復陝

河東人先倡義拒虜公約胡夜义者爲助假以汾河提舉  
意不滿叛趨南原公誘殺之奪五千衆邵隆邵雲本其  
黨欲爲復仇公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  
山蒲解至太原皆響應乃分遣隆雲等取安邑虞鄉芮  
城正平解皆下之蒲幾拔會援至不克悉哀所俘酋長  
護送行在上谷歎賜袍帶槍劍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  
俾疏墾蒐軍繕鎧廣屯田訓農耕作家業素留鞏取盡  
至官曰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心

烏魯撒拔圍城公慶鬪七日虜傷甚跳奔婁宿孛謹自絳  
移屯蒲解謀知之設伏於諸谷鼓譟俘馘十八婁宿僅  
以身免制使王庶檄使輕軍倚角次虞虜虞以萬甲逆  
石鍾谷口終日戰斬級二千時河東土豪密附期王師  
來應公益治軍欲請于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三  
萬會張浚經畧川陝弗許

婁宿衆十萬圍陝公夜使人隧地焚其攻且營部囂亂縱  
兵乘之虜稍退建炎四年正月益生兵博壘晝夜進攻  
鵝車天橋火車衝車業進公隨機拒敵又爲金汁砲火  
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湏外援浚爲遣軍  
虜先阻雍不得進則令涇原出端山廊坊繞虜後端素

嫉公聲績逾已幸其欺詭計不行丁巳城陷公扶親軍  
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  
家遇害

虜先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當退師公叱之  
曰吾寧鬼於宋安用汝富貴爲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  
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公平時弊衣同士卒及  
是雜群伍中死虜不能察

公爲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事或有他  
過其外屯者輒封筆遣帳下往皆裸就笞不敢出一詞  
時同華長安盡爲敵藪陝斗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  
束中立孤軍日與虜角但誦忠義感動其下每拜君賜

暨取敵金貨悉均之毛銖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三百餘戰皆樂爲用

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言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門外惡少撫其背涅文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偃架僕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抉眼摘肝言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剗刃雲叱之失刀而斃其忠勇如此

## 趙立

忠烈公

字 徐州張益村人政和中隸州之武衛軍後補本軍都虞候建炎三年以復徐州功授忠翊郎就權

州四年權楚州會分置諸鎮嘉其殊勲超轉徐州觀察使承楚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金人圍楚州相守百餘日戰沒事聞輟朝一日特贈秦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立廟楚州

政和中出戍江南值方臘亂從軍往來習知山川人情向背累歷戰功聲名隱然

王復守徐州公在帳下時金賊已盡得河北丘勢彌熾所至官吏望風退避及圍徐州復率軍民力戰命公專往來守禦外援不至孤城益危公六中飛矢三中兵刃猶拔矢裹瘡洒血以戰復忠之自持卮酒揮淚以賞公粘罕憤其城難拔大益攻具城破復堅坐聽事不肯逃遣

人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無預焉願殺我而捨僚吏與百姓猶喻復投降復不從罵賊求死盡室遂被害

公巷戰奪門以出爲賊所得夜殺守者入城潛求復尸慟哭掩藏公知賊乘勝貪得城中弛備鼓率殘兵邀擊於外斷賊歸路盡焚營壘奪舟船金帛數千計擾擊紛散四出軍聲復振盡團鄉民爲兵軟血相誓戮力平賊退者必斬公之叔辰後期而至公謂曰叔以我故亂法何以臨衆促命斬之威震諸軍一鼓破賊遁去追殺甚多遂推公爲長公拊循其民召使復業又奏置王復廟城中遇出師及歲時必率衆泣禱曰公爲朝廷守節以死

必能陰祐遺民也齊人聞之歸心焉

杜克守建康命公會兵楚州公提忠義山寨鄉兵數萬赴之時賊號托落郎君圍楚州益急往來艱棘公斬剝道路行至淮陰遇賊且行且戰出沒賊中凡七破賊遂抵城下楚人被圍久聞公來歡迎鼓舞公時中箭鏃入舌下堅不可取命醫以鐵笄破齒鑿骨鈕去移時乃出流血盈襟左右毛髮皆聳而公色不變賊益兵不已用攻且數百攻州南門半月間登城者數十公率兵捍戰後分四門出城掩殺賊大敗解圍驅殘兵去渡淮六十里駐孫村浦公又敗之至五月兀术自浙歸又屯于楚之九里徑欲斷公糧道公又大破之

劉豫在東平遣公故人葛進等賈書誘公令供賦稅公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德持旗榜招公具言金大兵將至必屠一城生聚公令拽出就戮德大呼曰我非公故人乎願一言而死公曰吾知忠義爲國豈恤故人耶速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公忠義之聲傾天下遠近嚮風下之

賊兵皆會孫村浦公念敵以衆抗孤軍非鏖戰不能成功提師襲之賊大破公私謂僚屬曰賊自山東濟師不已城中糧且盡則無以善後將先取京東已失諸郡室賊路及求糧旁邑則吾事濟矣水賊張榮乘亂鴟張公親往擒之併其糧食將經營京東行至寶應縣承州報虜

復聚揚州公遂歸賊再薄城下公慨言曰賊終不捨去惟有竭節死守此州而已出北門濠外誓衆曰不進而退者必遭溺死我且併族爾家矣於是又大捷

公每劫寨必殺獲不貲或命僞於城頭張樂宴飲賊疑公在座公乃縋城潛入賊寨殺戮矣

賊併兵列大寨城下公擁六騎出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賊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公手奮二槍賊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騎追公公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列三陣邀戰公以三墜應之賊旁鐵騎數百橫列其陣而圍之又中飛矢公奮身突出重圍持挺左右大呼賊落馬者無數賊大進攻具薄東門翌

日填壕將進公率衆拒之忽報賊近城矣公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詭計且令此賊足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賊飛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賊矣令舉致二聖廟聲言疾病祈禱使賊不悟言絕而終

公家屬先死於徐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中書記城陷遂沒公木強不知書天性忠義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苦每戰擐甲胄先登衆畏服樂爲用視虜如仇每言及必嚙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自虜犯中國多以虛聲脅降大城如深囊取之惟冀州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畧相當

皆爲虜所畏而公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虜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公以其軍蔽遮江淮故虜亦困斃而止議者謂公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矣

公自起小校至爲將忠義之氣挺然鐵石其心雖手攬虎兇足蹈河海而不少變每劾奏必言賊行滅矣無憂願寬宵旰之慮方其被圍上命劉光世陳思恭會兵水陸並進督將帥渡江以援賊聞救至乘之益急使公無死將盡殄群醜今其所立亦足以震耀一世雖未能酬其滅賊之心而氣亦伸矣

公天挺英勇風節凜烈豈彭城從昔名將所出其山川氣

俗性習所鍾然耶公死至城破天爲沉陰晝晦而褒贈  
隱卹照爛竹帛其心明著天與聖主知之矣智力雖頭  
於一時而名譽聳動萬世者也巡遠皆出鄉相之族臨  
難行其所知易矣公起自行伍奮不謀身比之巡遠爲  
尤難也

魏勝

忠壯公

字彥威淮陽軍宿遷縣人爲縣弓手紹興二十一年  
北取漣水又復海州就權州自兼都統制李寶遣子  
公佐至海州始以名聞尋授修武郎閣門祇候差知  
海州兼山東忠義軍都統制次年閏月轉武功大夫

閣門贊舍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餘仍舊隆  
興初三月與賈和仲議不合督府罷其職改差京東  
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專訓練御前諸軍馬  
建康府駐劄督府尋辨其寃復舊職十月授忠州刺  
史二年八月知楚州餘官仍舊十一月虜犯清河入  
淮力戰而死事聞詔贈寧國軍節度使立廟鎮江府  
江口賜號褒忠年四十五

少有勇力多智畧善騎射好義而疎於財一時流輩推伏  
里中豪亦稱之亮墓立有南侵意公慷慨奮發得義士  
三百餘人一旦北渡淮取漣水軍宣上德意不殺一人  
州民翕然既定謀取海州

海州守高文多淳海國人也聞公至遣兵來捕公公追逐之迨夜直抵城下文多閉城拒守公令張旗城外山林間多舉火爲疑兵遣人於諸城門說諭城中人城上人開門公卽勇銳登城門守禦餘皆自城門入莫有拒者獨文多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公公整軍入城市不易肆入與安仁父子戰於譙門內殺安仁擒文多民皆安業如故卽日告諭諸縣揭示招募忠義士以圖恢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勝兵數千人

虜遣蒙恬鎮國率山東軍馬萬餘人來攻取海州至州北二十里新橋公親率兵出城迎之公觀城外地形道路險隘處設伏而以衣甲全備者列陣以待之士皆效死

用力鏖戰伏發賊大敗走殺蒙恬鎮國斬首虜千餘人生降三百人獲旗馬鼓甲無數軍聲益振山東民皆欲歸附公遣人持檄招諭益結集壯少保山寨時出擊虜以待王師之至共復中原

蒼山有民生口數十萬強壯萬餘人爲山寨虜兵攻圍久寨首勝晷告急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公往救之二十一日至山下陣虜潛伏軍倍多公軍遇伏皆伏山寨虜兵襲之公單騎在後與虜戰用大刀奮揮擊之虜望見公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餘騎圍公數重公陷其間四出空擊虜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七十創冒白刃出重圍中虜追之射公所乘馬仆公步而出無敢當者公



至山寨虜又攻之急絕其水公禱之神雨大作人得食  
水公攻日急又周山爲營固守三日公料虜且復攻海  
州乃伺便出山寨趨城中虜果攻海州蒼山圍解二十  
八日犯新橋九月一日抵城下公出城迎敵皆捷初三  
日虜分軍攻城四面公以賞募士上城守禦矢石如雨  
者七日虜死傷多遁去

逆亮踰淮慮公在海州睨其後乃分軍數萬攻之時李寶  
帥舟師往密州膠西破虜舟至海州岸公邀之同擊虜  
於新橋大捷公還州於北關子門爲守計虜逼關門公  
上門張樂飲酒犒軍固守勿出戰虜攻城踰時方少遣  
士出門憑隘地擊虜虜知不可攻乃轉而渡河襲關後

公知之卽以兵入城虜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公先已於  
砂堰設備拒之又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虜  
五百餘騎皆望風退公復追之十數里虜大駭散公手  
殺十數人兵悉入城守禦虜繞城爲營翌早乘昏霧四  
面過壕攻益急公厲士裨拒矢石交飛虜死傷多乃棄  
攻具拔寨走距海州爲長垣包海州在中使不能出及  
亮敗解去方城守時城中噐甲不備至紐鞋底爲甲望  
虜營炊煙起卽出城驅之虜不得食公善用大刀能左  
右射出以山東魏勝各姓揭之虜望見毋退走

公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畫市易  
課酒榷鹽勸糴豪右未嘗乏事環海州度眎虜軍攻取

地築城垣開濠塹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怠常如寇至故能以崛起之衆守瀕海之地無戈甲之富而有禦敵之功公亦自謂當胡馬南牧時其腹心之地空虛若得數萬人復結北方忠義士共取中原不難矣

三十二年閏二月虜犯海州公合李寶軍與戰大破之四月五斤太師合二十餘萬人復攻海州先遣一軍自西南來斷公餉道十一日至石闌堰公力拒之翌日虜十萬來奪隘路公率兵死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公令勿追止守橋堰要路遣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乘兵來戰公勵士奮力拒之虜不能奪公還及城下民以言旣上船懼虜大至皆欲入城統制

郭蔚閉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懼公入城諭以賊勢退怯固守可保無虞乃開門縱之入翌日入盡三路虜兵皆至環城爲營數重公與蔚分布諸兵上城守卽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植雲梯立砲座攻具悉備四面合圍矢石如雨負土填濠公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繼以火牛金汁凡三晝夜殺傷多虜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爲固守計時出騎環城公亦伺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擾之使不得息五月初二虜益增攻具攻城尤急公隨宜爲捍禦之具亦備十四日罷攻公募士夜竊出告急李寶寶以上聞環

報命張子益來十五日虜有退意頃之子益先帥騎軍  
至公出城外與議戰又出軍城北砂卷大戰斬首不可  
計敵兵皆退

公以意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弩車亦數十兩以備戰  
守車上爲獸面木牌小創十數條垂氈幕軟牌皆繪猛  
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蔽五十人行則爲陣可載輜重  
器甲不勞士卒止則爲營掛搭卽爲城壘守關隘人馬  
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臨敵列陣如意車在陣外以  
旗蔽映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十石力弩箭大如鑿  
一箭能射數人一發三箭可數百步砲車在陣施火石  
砲亦二百步初兩陣相近間發弓弩箭砲次近陣門突

出刀斧槍手交陣間出騎軍兩向掩擊得捷拔陣追襲  
小却則入陣間稍憇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臨  
時恐有拒遏亦預爲解脫計常於夜習之勿令人見之  
也以其制上手朝從之令諸軍依期式而多造焉

隆興二年詔海州撤戍以公知楚州令以所部軍馬赴新  
治仍專一措置清河口同淮東招撫使劉寶等措置盱  
眙楚州一帶時和議未堅慮乘我之懈以舟載器甲糗  
糧自清河出欲犯邊公覘知之以州事屬通判而身率  
忠義軍專在清河拒遏十一月虜詐言欲運糧往泗州  
由清河口入淮公知其謀欲拒之寶戒以方議和不許  
比向放一矢公以其命不敢動初四日虜果軼境至公

於淮陰縣拒之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虜增生兵來公力  
戰且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距四十里金鼓之聲相聞  
寶堅謂方講和豈有攻戰終不發一兵戰終日始盡救  
不至公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於此得脫者  
歸報天子令步卒前行騎在後且戰且退至淮陰之東  
十八里店戰陣間中箭墜馬而死公在海州屢挫虜鋒  
虜方以重賞募獲公者以一兩金易公肉一兩故是役  
也公甘心焉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上終

別集



Faint, illegible text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read accurately.

